

行一次近者日行兩次每頭每日亦不過得脚力錢四五
十文馱夫向不納稅本年聞輓馱收稅錢十五文均以爲
輓馱之煤非雜貨可比價輕脚重無力納稅小販不樂從
脚夫不樂從仲秋一月無入關者正郡煤價陡長一倍旋
經譚鎮聞之諭令照舊而馱煤入關者自此絡繹不絕總
之新章各條但視其從不從不問其樂不樂硬馱尙可勉
行惟馱煤之輓馱實關兩省民瘼似宜仍守舊例此諮訪
鄉民分卡設稅新章照馱納稅之情形也卑府於十二月
初八日回郡赴鎮署與譚鎮軍面商一切據云前因固關

稅不足額高叅將因此賠累稟請暫行變通稅法不得不
代爲轉請原係一時權宜之計今旣細查不無窒碍旣不
抽晉民販煤入關之稅更不必抽直民轉販之稅凡關民
廩無分畛域卽徵水鎮東天門設卡之情亦俱罷論至輓
馱仍照舊免稅硬馱應否於每馱收稅錢十文之外再加
五文大車從東至西每輛於向收大錢二百之外再加一
百文自西至東每輛於向收大錢一百之外再加一百應
否照辦伏候憲裁所有奉委查議緣由繪具圖說稟請核
辦等情到司據此本司覆查固關娘子兩關應徵稅課前

因該兩關近年商販稀少稅課減收而餘稅旣難裁減該營賠補亦屬無力當據稟由正定譚鎮查明呈蒙督院飭司核議因思該營所稱無力賠補自係實情旣奉飭予變通應准將該兩關應徵稅課無論輓馱硬馱每馱准其統收制錢十五文以資補苴仍俟晉省厘卡裁撤卽行停止仍復舊章抽收詳奉批允飭遵在案今奉山西撫院先後咨會窒碍情形並據正定府親往查看改移稅口更於晉直兩省民瘼攸關議請仍守舊制所有原議輓馱抽稅及正定鎮現議改移在井陘縣屬之微水鎮等處應請卽如

該府所稟均勿置議惟該兩關前因無力賠補稅課是以
定有輓馱亦准抽稅章程現既仍遵舊制免其抽收該關
卽屬無所補苴恐日後不免有虧短稅額情事似亦不得
不極思彌補之方可否將硬馱一項每馱收稅錢十文之
外再加五文大車從東至西於向收大制錢二百之外再
加一百自西至東每輛於向收大制錢一百之外再加一
百之處擬合具文詳請察核批示祇遵並請咨覆山西撫
院查照等情到本閣爵部堂據此查所議尙屬周妥應將
輓馱概勿抽收硬馱一項准於每馱收稅錢十文之外再

加五文其大車從東至西每輛於向收制錢二百之外准加一百文自西至東每輛於向收制錢一百之外亦加一百文藉補稅項之缺庶免賠累除詳批示並行鎮轉飭遵辦外相應咨會爲此合咨煩請查照飭遵施行

淮陰侯背水陣論

梁錫齡

淮陰侯韓信楚人也去楚投漢漢佩以上將軍印命與張耳並擊趙趙聚兵井陘口廣武君李左車獻策欲絕信輜重守而勿戰陳餘不用信遂下趙斬陳餘禽趙王歇論者惜之以爲若用左車之言趙必不失信且被禽愚竊謂不

然當信之下趙也在破代之後山川之險信已據其半矣
况張耳曾爲常山王趙國地形皆所素識今與信俱不啻
鄉導官也向使陳餘用左車之言信必別有道以襲趙別
有術以取趙斷不至束手無策也何則信之所學本於穰
苴孫武分合所出皆其所能用背水以破趙亦因地勢行
之耳觀其對諸將之言不過借常理以釋羣疑而究其破
趙之故復有可證者太公曰分不分爲縻軍聚不聚爲孤
旅成安軍聚於陘口號二十萬其實與虛未可知也雖然
必倍於信之衆焉曹公新書云已二而敵一則一術爲正

一術爲奇陳餘分而用之可也且以已所簡練之衆當信
素未拊循之兵卽聚而用之亦無不可也奈何計不出此
直待鼓行出井陘口方開壁以擊之乎信之佯棄旗鼓也
又何不登高而視信之軍步騎果亂與否貿貿然竟空壁
以逐之乎始也聚而不分終且分而難聚趙兵雖衆一如
苻堅統百萬之師而敗於淝水耳若信則操必勝之術焉
信止舍夜半傳發遣輕騎二千持漢幟望趙軍戒曰趙空
壁逐我則急入趙壁拔其幟而易之此卽騎多爲便惟務
奇勝必使之同時夾擊可知也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陣其

後行而設備者未可知也合而能分分而能合立不敗之地操必勝之權是亦如吳漢之破蜀李靖之討突厥耳孫子曰知彼知己百戰百勝其淮陰之謂乎苟或不然徒藉口於置之死地而後生是真行險倖者之所爲彼淮陰度不出此也

背水陣賦

以置之死地而後生爲韻

趙文濂

淮陰侯廣運機謀精嚴武備作四面之楚歌立千層之漢幟井陘口險鑿山無開道之勞泝水波深斷流有投鞭之意取背孤擊虛之勢細細安排仿背却面浴之形層層布

置夫以戰之有陣也軍排鵝鵲士簡熊羆勢寫六花之幻
圖成八陣之奇背郭堂成整軍經武背山樓起鞠旌陳師
左方右圓隊隊聯如鴈序先徧後伍行行貫若魚麗象肖
夫龍虎風雲是之取爾險遇夫山林川澤何以待之而以
前之有水也驚嶼峩峩鯨濤瀾瀾遠接江臯近依河湫伏
波橫海將軍則天上飛來破浪乘風戰士則舟中突起破
陣而擊其半渡制勝何憚出奇嚴陣而扼之中流補闕咸
思致死而乃浩浩波瀾紛紛車騎樹之背而旌旆飛揚險
在前而形勢便利如蛇之取勢一字長排如虎之負隅三

舍難避懸崖撒手警戒無虞彼岸回頭躊躇滿志不反顧
不旋踵聽命由天如履薄如臨深置身無地其背之也聲
寒刁斗色變旌旗晝流難期夫吳猛踰溝莫倣夫樊遲陣
盤細柳之營背劊而舍陣結長揪之埒背道而馳地不能
容狹巷之短兵接處人自爲戰長江之巨艦焚時涉風波
而破釜沈舟計亦險矣入坎窞而曳兵棄甲勢將殆而豈
知刃接溪頭綏交渡口呼渡河而殺賊有功逸游涌而脫
身難走如木翼之襲安邑勢便能乘如囊沙之破龍睢敵
強可誘背攻而全軍皆墨斬將搴旗背城而餘燼難收降

心俯首奏凱聽旋歸之曲捷報軍前間道來繞出之兵擊
從背後是蓋術從智鍊功以謀成整暇則陣難山撼忠貞
則水可心盟棄信背隣旋渾異晉侯之敗歸真背僞登壇
酬漢祖之情此時軍鍊背嵬立見成擒於趙歇他日禍成
相背能不追悔於蒯生

打麻郎辨

趙文濂

舊志載前令周公文煊申詳利弊公文內有一款麻郎神
會驚駭聽聞也井民賦性粗悍禮文罕習如俗稱麻郎神
者拳師奉以爲祖歸其教而謁拜之號麻郎手每年正月

十六日起至二十日止鄉民各據高岡以巨石擊鬪日打
麻郎雖戚屬罔顧殘體破顱以俟一人殞命乃羣曰麻郎
神見收年歲必豐羣將死者火於廟前繞廟稱賀行兇者
不爲悔被禍者不爲怨乞嚴行禁止云云惡習相沿何至
如此求其故而不得余因續修縣志披閱靈壽傳司空維
鱗明書兵戎志中有民兵一條正定之井陘曰螞螂手能
運石碗大者可百步此民兵之名非麻郎神也古者矢石
並重礮字從石左傳齊高固桀石以投人卽礮也並非火
器井陘高峯峻嶺山路崎嶇賊入其中進退不可以石憑

高下擊未有能倖免者則石之利與矢等且遍山皆石取
携亦甚便也練而習之因地制宜熟能生巧非出奇制勝
之一術乎元時河南山民射獵爲生以獸皮爲箭袋如毛
胡盧然練爲民兵曰毛胡盧兵從土語也則螞螂手亦山
民以土語相呼耳豈意以訛傳訛流弊不可勝言乎麻郎
神拳師附會其說相沿至今不辨其所由來信之愈深持
之愈急無徵不信不信民弗從也惟知其操練民兵則勇
公戰怯私鬪以敵愾同仇之誼化好勇鬪狠之風民生其
間有不恍然悟幡然改乎焉知螞螂手不與毛胡盧兵並

傳乎

節孝引

馮芝

霍母盧太儒人者秀毓威州生由望族三經有訓恪守禮
儀四德堪循夙嫻女誡承翰墨之家聲才堪咏絮沐儒林
之教澤筆可簪花方輦絲於綉閣已占鳳於名門歌好合
而鼓琴每思戒旦同尊卑而合卺永結齊眉孰意釵鳳分
飛青年失偶鏡鸞孤掩幼婦無依錦茵易而苫席羅幃代
以素帷感鳴鴛而腸斷咏孤雁以心悲柏舟自誓井水無
移孝竭舅姑願承歡以菽水和昭妯娌先操作於井臼更

憐熊夢無徵夫君乏嗣繼幼兒於襁褓撫孤子以劬勞鞠
育多方推乾就濕乳哺罔懈喜笑悲啼望孩提之成立遵
教子之義方髫齡就傅刻日成名勉芸窗之績學誼切斷
機思蕙帳之工書情殷畫荻旣也芝蘭在砌麟鳳趨庭蜚
英聲於太學矜博雅於六堂而且田園草木皆其經理婚
喪慶弔悉賴裁成繄苦節之多勞亦芳徽之足式惟貞益
固惟節彌堅不采雲芝瑤筍預祝鶴髮長春未餐仙棹靈
瓜已卜童顏不老 太孺人年近六旬節矢一生堅貞自
守寶婺長明懍冰雪以爲心並松筠而勵操久揚休於鄉

黨亦引重於朝廊咸竭微忱恭疏短引用彰節壽如勒貞
珉謹序

書明韓文覺白面將軍廟碑後

趙文濂

白面將軍趙關將也淮陰侯下井陘戰死土人廟祀之明
嘉靖時廟久圯宋元碑已斷姓名官爵封號無可考韓公
重爲起廟樹碑以記其事可謂知所先務矣然其碑特爲
白石嶺施茶作緣起耳於將軍所以當祀之故惜未之及
也竊嘗論之漢兵西來趙師東潰將軍乘高據險以扼其
鋒衆寡不敵關亡與亡非所謂以死勤事者乎而土人競

祀淮陰侯過客往來題詠不絕將軍之廟殘毀於荒烟蔓
草間無人過而問焉豈真以成敗論人乎不然土門關白
石嶺皆係衝途何幸不幸若斯之不齊乎夫淮陰之功紀
於太常祭於大烝無不可者然亦祀於漢則然耳非所論
於趙也井陘趙之故地也土人趙之遺民也將軍亡身殉
趙趙之忠臣也淮陰侍強滅趙趙之寇讐也祀寇讐不祀
忠臣可乎不可乎魏之伐蜀也鄧艾以氊自裹與士卒推
轉而下襲陰平降江油諸葛瞻趙廣禦於綿行戰敗死之
而蜀以亡以情揆之西蜀之地當祀諸葛瞻趙廣乎抑當